

由棲蘭案再論台灣林業若干問題

陳玉峯

自然生態系完全沒有所謂垃圾，任何毒素皆存有相剋的化解介質，人類及科技文明卻打破地球史以來的循環系統，創造龐雜污染毒化人造物，自然界苦無對策甚至坐以待斃。解鈴還須繫鈴人，人類製作的毒化物必須由人解毒。先就棲蘭檜木林案例扭曲自然的觀念消毒。

其一，幾近於所有支持伐取枯立倒木的理由，都將觀察或假設當結論；迄今為止，尚未見有經由研究後肯定的立論，也就是說，邏輯不通，只是為支持而編杜的想當然耳！其中假設檜木林無法或難以更新，終將消滅且必須藉助人力干預的說法，此為偽科學的謊言，然而卻一再被引用。凡如此認定者，應先回答如今檜木林從何而來，至少百萬年來何以檜木林不會滅絕？又，紅檜與扁柏族群的生態特性不同，天然更新亦有差別，一大堆胡扯的偽論何以不辨證？！

其二，檜木枯倒木千年不爛實屬信口開河，誣指枯立倒木妨礙更新的說辭更是妄下結論。為何這些人不肯稍加逆向思考，枯倒木誠然分解緩慢，但扁柏的生長亦極其緩慢，長出一立方公尺耗時三百五十年，則枯倒木緩慢分解的物質，不正好提供新生代緩慢生長之所需？如此而可長期平衡與自足？而退輔會移除大量枯立倒木、樹頭，剷除闊葉樹，必然造成天然生態系大量物質之流失或憑空消失，此等地力如何彌補？加上成千上萬的人工與天然檜木苗同地競爭，原生育地特定物質既已嚴重失血，如今再讓單一樹種搶奪同樣資源，表面上苗木一時欣欣向榮，但如何確保二、三十年、百年後族群生機？！

其三，所有迄今出現贊成砍伐枯立倒木者的「保育觀」，傾向窄隘的利用或持續使用，容不得自然生態系自然演化，天然林對其而言不過是塊肥肉。殊不知心理上一旦先入為主，接下來即「造敵」、自衛與自憐，完全封鎖理性對話之可能；截至目前，見不到任何退輔會及農委會有何檢討聲音，反之，明暗進行反撲。天然林中的枯立倒木並非只是「死樹」而已，它們是分解界的家，物質、能源循環網最根本的環節，

抽掉分解者系統，生態系的平衡必然崩潰或大受影響。而伐木派只將天然林看成農田，問題是農田要施肥，更要保養。在合理的林地分類未解決之前，農委會或未來林業主管機關不該再縱容「純粹林產利用主義」者橫行，更且，林地分類必須依據各種林型、全國分佈、演替及演化最小可存活族群、基因保存、環境因子或立地條件、龐雜各類國土利用現狀與規劃、管理組織與體制再造等等複雜問題與議題深入規劃。最嚴重的缺陷即在過往欠缺純學理研究，切忌讓老派研究人員再度污染新規劃，當局若有誠意改革，請先將農委會一票林業主管調職，否則台灣林政難以翻身。

其四，請傳統伐木派將歷來研究成果，以及自詡經營管理的豐功偉績，轉化為人工林地上的永續營林，面對台灣土地的實際狀況，發揮造林、伐木的生產功能，不要老是念念不忘伐盡原始林，何況政府公布所謂天然林 210 萬公頃根本是灌水數據。而農委會林官動輒以開採天然林為「合理利用」，既然林官強調天然闊葉林每公頃僅有 100~150 立方公尺蓄積，而 30 年柳杉 1 公頃有 300 立方公尺，則目前 42 萬公頃人工林早該有 1 億 2 千 6 百萬立方公尺的材積，分 30 年輪伐，一年不正可砍 420 萬立方公尺，超過目前年進口材總量的一半以上，但事實如何？與進口材相比，台灣林地生產所得根本不夠工錢，在自由市場的現實下，如何營林？國家林政該如何著力，毋寧是今後產、官、學所該謀遠規劃的主題（此處林官指委會森林科李遠欽科長，1998 年 9 月 17 日採訪記錄）。歷來以台灣用材的世界道義問題為理由，亟欲開採台灣原始林主張者，筆者視為背離事實、混淆視聽、最不道德兼沒衛生的立論！

其五，農委會在棲蘭案的反應及處置，曝露長期以來官僚的惡質文化，暫緩與再研究評估枯立倒木要否作業，是最惡劣的緩兵之計。當務之急包括：

1. 由農委會及民間環保團體組成調查團，請立委主事，立即依據退輔會第二期枯立倒木每木調查、核准砍伐數據，進行現地一一查證，以止民疑，還給退輔會清白；

2. 若不願止疑，則應立即停伐；
3. 農委會不必再進行枯立倒木的所謂評估，真正該研究的，應是林地合理分類、全國保育網、人工林地永續營林規劃等等林林總總應用性問題，純學理研究緩不濟急；
4. 政府應承認棲蘭檜木林之珍異與不可替代性，不該隨口說試驗，而是積極求國家公園等嚴正保護區之規劃。

民間救林聯盟除了期待政府善意積極回應之外，也將研提正面之建議。